



尼雷尔文选

第三卷

自由与发展

1968~1973

〔坦桑〕朱利叶斯·尼雷尔 著

王丽娟 聂莹 王磊 译

舒运国 译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尼雷尔文选

第三卷

自由与发展

1968~1973

〔坦桑〕朱利叶斯·尼雷尔 著

王丽娟 聂莹 王磊 译

舒运国 译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雷尔文选. 第3卷, 自由与发展: 1968~1973/(坦桑)尼雷尔著; 王丽娟, 聂莹, 王磊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675-2571-9

I. ①尼… II. ①尼…②王…③聂…④王… III. ①尼雷尔(1922~1999)—文集②政治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9810 号

尼雷尔文选 第三卷(1968~1973)

自由与发展

著 者 [坦桑]朱利叶斯·尼雷尔
译 者 王丽娟 聂莹 王磊
译 校 舒运国
策划组稿 王 焰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汪建华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8.5
插 页 4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571-9/K·414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东非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童世骏

副主任：任友群 沐 涛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树哲 艾周昌 任友群 李安山 刘鸿武

沐 涛 张宏明 俞 斌 洪永红 舒运国

童世骏

《尼雷尔文选》（四卷）

总策划：任友群 沐 涛

统稿人：沐 涛 王 磊

前 言

自牛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我的演讲和文集以来,这是我第三次为自己的书作序,此次无外乎是对前两次序言内容的赘述。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认可我的理念的人可以轻松地读到我的作品,也希望能对那些想进一步检验我的说法是否正确的人有所帮助。应当注意的是,本书除特别声明的文字外,并非对坦桑尼亚抑或非洲的描述。可以这么说,它阐释的是坦桑尼亚的目标而非现状——坦桑尼亚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显然目前它并不是;非洲的目标是实现统一,但现在也还没有统一。当然,如果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者这本书本身对促成这些目标做出了些许贡献,那么这本书就实现了它的初衷了。

再次感谢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人,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的问世将遥遥无期。埃丝特·姆温茵瓦女士接替贝蒂·卡斯特德女士做了我的私人秘书以后,负责了本书大部分的打字工作。还有我的私人助理琼·威肯,她承担了其他所有繁重的工作,包括书中作品的选编和书的出版。

最后还要感谢坦桑尼亚信息部、《坦桑尼亚日报》以及其他机构的记者们。正是你们拍摄的照片帮助减少了本书繁重的文字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朱利叶斯·尼雷尔

1973年7月

目 录

前言

1. 一个和平的新年——1
2. 农村社会主义的实现——4
3. 统一必须包容差异——9
4. 统一势在必行——12
5. 知识分子离不开社会——18
6. 政党必须代表人民——23
7. 人民至上——27
8. 主权关系的平等——30
9. 粮食意味着社会主义——34
10. 工作目标——36
11. 坦赞输油管道——40
12. 自由和发展——45
13. 我们必须改正的事情——55
14. 计划就是抉择——61
15. 向友邦加拿大致敬——79
16. 非洲的稳定和变革——81
17. 社会主义和富裕社会——95
18. 合作运动——98
19. 苏联之行——100
20. 成人教育年——103
21. 基巴哈北欧中心——107
22. 南斯拉夫的经验——111

23. 社会主义发展的调查———113
24. 不结盟国家的发展任务———121
25. 《阿鲁沙宣言》议会———131
26. 向匈牙利学习———143
27. 关联性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144
28. 联合国大会———152
29. 教会和社会———159
30. 代表的选举———171
31. 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174
32. 朝气蓬勃的东非合作———181
33. 南非与英联邦———183
34. 印度洋——坦印的纽带———193
35. 社会主义和法律———195
36. 独立后的十年———197
37. 欢迎奥洛夫·帕尔梅———248
38. 一个长期乐观主义者———250
39. 东非工业合作———251
40. 罗马尼亚独立———254
41. 权力分化———255
42. 皮尔斯委员会抵达罗得西亚之后———260
43. 国际团结———273
44. 人人生而平等———274
45. 对欧洲社会主义者们的呼吁———277
46. 理智的选择———281

1 一个和平的新年

每年年初，尼雷尔总统都会在总统府为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外交官们举办招待会。1968年1月1日，他的发言要比往年在这个场合上的发言更严肃，篇幅也更长。

……令人沮丧的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常用于对他人新年祝福的表达由“新年快乐”变成了现在的“祝愿大家拥有一个幸福和平的新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种现象仅仅是由于通信变得更发达了，因为世界上总有些地方在发生着冲突，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怀疑历史学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不幸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和平不再与我们无关——即使是从我们自身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世界和平”不再只是关乎学术和人道主义者的事情；我们相互联系，因此不能漠视我们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瓦解，即使是距离我们几千英里的国家。世界处处充满和平，这对我们所有国家都很重要；人民幸福、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都与此息息相关。

对于人类精神来说，如果和平仅意味着没有暴力冲突，这显然是不够的，它只可能变成剥夺人性以及社会停滞不前的借口。这个世界在社会关系方面并不完美，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和平。甚至有时候我们呼吁采取国际行动来反对某一国家的残暴行为——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想法的危险性，在行动之前需要慎重思考。然而，如果国际联盟干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纳粹种族主义（他们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世界是否会变得更美好？那个时代的和平是否是人们应该支持的？

希望各位贵宾相信我，我不提倡用暴力解决社会问题，也不支持任何一个国家侵犯另一个国家，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这种政策都是残酷且不人道的。我确实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侵犯另一个国家。我想说的是，

人类的和平与正义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应该互相联系。在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为了世界正义而努力。

整个世界都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崇人权事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过上舒适满意的生活就停滞不前。那些有自由实现自我提升、帮助国家发展的人,没有权利要求那些受到压迫、歧视以及忍饥挨饿的人对他们的现状保持沉默。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我们也就变成了迫害者、压迫者。在人民的生存状况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当下所谓的和平既不牢靠也不公正。我们没有权利对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

和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社会的变革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必须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实现——这些途径不能包括杀戮和破坏。如果和平的手段对他们来说可行的话,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人类同胞们用和平的手段实现变革。我们也有权利要求那些寻求变革的人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来实现和平变革,即使这看起来会使变革的过程慢了下来,但也胜过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推翻这个社会。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如果通往和平变革的道路被封锁,人们在自己的家园被放逐,被剥夺了参与任何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还有权利以人民遭受奴役为代价来换取和平吗?你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不期望和平,也不认可和平吗?

这种人权至上的认知既不是国家干预主义者堂而皇之的借口,也不是要呼吁一些民族去解放其他的民族。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替别的国家做决定;任何民族也没有权利替别的民族做决定。我们中有些国家,如坦桑尼亚,虔诚地相信我们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而另一些国家可能既相信资本主义又信仰共产主义。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认为,我们所做的决定既适合我们,同时也一定会适合其他的国家。事实上,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需要的,才是适合它自己的;由任何人强加的生存方式都是不合理的。

同样,一个民族不可能具备解放另一个民族,甚至是捍卫另一个民族自由的能力。不管外来者的目的有多么善良,他们多么想去解放受压迫者。只要一个民族是通过外来的力量而获得自由的,就相当于他们再一次失去了自由。这是自由的本质:想要获得自由就得自己去争取和捍卫它。

当然,外来力量可以帮助一个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民族;他们可以提供避

难所和武器装备,他们也可以给受压迫者以人道主义援助和外交支持。但是任何一个集团或国家——即使很强大——也不可能解放另一个集团或国家。渴望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努力争取。如果受压迫和受迫害的人们不能享有人权,并且确实无法用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进步,那么他们就有权要求我们支持他们的奋斗——但不能以维护和平为由成为他们新的压迫者。但是我们不能反客为主替代他们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不是去解放他们;而只是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压迫的形式可能不同了,也可能没有那么严苛;但是对于缺乏自由的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自由。

亲爱的贵宾们,我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我尝试着尽力去表达一些复杂难懂的理念——哲学家们写了许多关于这些理念的书。但总体来说,它是非常简单的。即,只有当我们人类发扬公平正义的时候,我们才能促进和平事业的发展;除非和平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否则和平将只是暂时的。

1968年,我们坦桑尼亚人民将继续努力实践我们的信仰,并期待与你们以及你们所代表的人民开展合作。

2 农村社会主义的实现

1968年1月1日,尼雷尔总统召开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团(大学支部)座谈会,研讨政策文件《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他在讲话中强调了乌贾马村自治的重要性,并讨论了相关领导人的作用。

我非常高兴看到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团大学支部选取了政策文件《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进行认真研究。在某些方面,这项政策是个难题,因为很难组织实施。《为了自立的教育》列出的新教育政策可以——也正在——由教育部落实。教育部将组织新政策的介绍,并监督具体措施的执行。当然,很多工作仍然要依靠全国的教师和校长们——依靠他们来带头和理解。在这个领域,教育部是一个受到认可的组织,所有成员都是公职人员,他们能够理解新政策,准确地传达指令,提供帮助。你可以随时监督事情的进展。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政策文件与以往的不同。它针对的是坦桑尼亚的全体人民——至少是所有生活在农村的人民。它是建立农村公社的政策纲领。农村公社之间相互联系,自我管理,由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它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也不可能强加给人民。所以,该文件呼吁的是领导能力,而不是下达指令;它指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绝不会强迫人民走这条路——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强迫人民过社会主义生活。

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难题,因为这给政府怎样积极发展健康的乌贾马村带来了问题。相反,在一开始就存在两种对立的危险。一种危险是热情过度的坦盟成员和其他组织会横加干涉,威胁人民,导致公社只是流于形式,经受不住考验。另一种危险就是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开始?政策就在那儿,目标也定得很清楚。文件提议任何坦桑尼亚人都可以带

头。很好！但是我们怎样实现从理论可能性到实际行动的转变？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要从根本上入手，关键之处在于，不要忘了我们要建立的是乌贾马公社。公社必须自主管理它的事务。它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公社，社员们共同为他们的工作、生活负责。这就意味着只能由社员们自行开展工作，不能借助外力的带动或参与吗？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即使政策文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读不懂，学不会……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开始？没错，政府和坦盟的领导人能鼓励、解释和教授这些想法，但是这样就够了吗？如果在座的每一位只是假期回到家乡讨论这个政策，回到城里依然如故，这样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如果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加入建设乌贾马村中来，成为一名建设者，又会怎么样呢？但是当这些有机会——比如说去阿鲁沙的人，意识到相比之下农村工作是多么的艰苦、物质回报多么低的时候，他们还有可能留下来吗？

这些问题我说得很坦白，因为我认为它们必须得到解决。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表示我认为没有解决办法，或者是只有消极的办法！在我看来，我们农村地区的人民始终为他们共同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在很多地方他们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传统美德，而且会将它发扬光大。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让人们守旧的同时依然能够纳新。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要回到传统的过去。我们努力保持人类平等和尊严的传统价值观的同时，还要善于利用现代知识，利用大型先进设备的优势。但是不可避免地，这需要对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做出调整；既要自觉地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也要自觉地运用团结的力量造福于整个社会。过去我们团结，因为这是传统；现在我们团结，是出于自觉，出于运用现代知识谋取共同的利益。

有一个道理人尽皆知：成功孕育成功！如果我们能在每个地区都成功建设几个这样的农村公社，其他的公社也会随之而起。万事开头难。正因如此，文件提议每个人都可以带头，而且少数人——10户为一个小组，甚至更少的人——就可以开始。当然，这么少的人不会取得多大成绩，但是积少成多。现在鲁伍马发展协会的12个乌贾马村就是从一开始的10个人发展起来的，而且，第一年庄稼歉收之后，其中有3个人打算第二年从头再来。

事实上，开始的时候人少是有好处的，因为社员们相互了解，能够团结一

致,克服难以避免的困难,而不是相互推诿指责。因为能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做出决定并承担责任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也要有个限度,来维持一个乌贾马村的建成。那理想的规模是多大呢?在不同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吗?你怎样确定最佳数字是多少?怎样达到目标呢?

在讨论这些方面时,我们必须认清事实的核心,那就是乌贾马村必须由社员平等管理。这点我已经陈述过了,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再说一遍:这是农村社会主义的本质。社员们必须对村里重大事情集体做出决策——在哪儿种,种什么,怎样分工,怎样分享收益,未来发展、投资什么等等。当然公社和社员们必须遵守土地法规;他们不能免除税收或者其他国家规定的义务。至于他们经营农场和村子的方式——比如私有农场的数量、归谁所有等等——必须由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决定。

事实上,少不了有人会来到新生的公社,对公社的事务指手画脚。我也确实希望农田劳动者和其他技术人员以及受过培训的人能畅所欲言,提出建议,尽最大可能鼓励乌贾马村在一开始就采用现代化的方式。但是做决定者必须是社员,不能是其他人——哪怕地区行政长官或者总统也不行。

我们很清楚今天讲了什么,因为我们会进退两难。比如在公社视察的政府官员也许明知道人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对社员组织、选举、方法等可能都是致命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会有强烈的冲动介入这些事务的管理,这也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即帮助这些公社。通常他们会解释他们的观点,引用其他地方的经验来证明,然后跟社员们讨论整个问题。但是假如社员们仍然坚持己见呢?这时,我们必须回归到公社的本质上来:人们必须自己做决定,哪怕是错误的决定。只有当我们接受了这一点,我们才真正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的理论。如果我们不允许人们犯错误,我们就阻碍了乌贾马村的建设;我们可以忠告,可以警告,但是如果我们想管理他们,那我们就毁了他们。我们会失败、失望,会为此付出代价,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什么情况下,有些顽固的当地人偏要证明所有以往的经验、所有技术性的建议都是错的!即使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坦盟的工作人员——甚至大学生——在他们眼里都不可靠!

在某种意义上,以上我讲的这些是为了呼吁领导力。我们需要能引导其他人理解乌贾马村理念,能领导社员,能推广好的耕种方法和实用的组织方式的人;我们需要能在众人灰心丧气时鼓舞士气、领导他们走出困境的人。社会主

义农村发展进步在各个层面几乎都依赖领导能力组建小组,支持小组,帮助小组成长。

我强调一下,这里我说的领导力指的不是控制人民,也不是欺负或恐吓人民。好的领导人要讲道理,懂得如何教育和激励。在乌贾马村他要做得更多。他要身体力行。他要走在人民前面,教给他们做什么,引导他们,鼓励他们。但是他跟人民是在一起的。你不能领先人民太远,太理论化,人民看不懂也听不清。你不能紧跟在人民后面,就像狗驱赶牛群。你能做的,只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有变得更加积极,更加深思熟虑,更乐意教,也更乐意学——向人民学习。

我再强调一遍——乌贾马村的社员们必须自主管理村里的事务!但是领导人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好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胜利和公社的物质成功关系重大。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需要哪种领导力。假如几户家庭决定建立一个合作农场和农村,正讨论在哪儿建房子。问题是建在山上呢,还是建在山谷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顾及取水的便利,还是考虑洪灾的危险。如果这个小组有一个好的领导人,他会主张最好建在山上。一开始运水固然辛苦,等到他们买得起水泵和管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假如他尽全力争取,多数人的看法还是建在水边,他该怎么办?答案很明显:把村子建在山谷,而且在此过程中他要全力参与。除此之外,如果他的担心有据可循,他还要想出对策。他会劝说社员们在山上建一些商店,以防不测;他也会劝他们储存一些盖房屋的杆子和茅草在山上,以备不时之需。他更要想出一个往高地上逃生和避难的计划,万一出现紧急状况,至少他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这种领导力只是我们所需要的众多能力中的一种。管理能力同样重要。对于雇佣很多人手的乌贾马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管理方面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程度不同。工作需要组织,庄稼需要收割、出售,等等。这就需要由社员们选出一个代表,行使权力——你总不能每天召开一次社员大会商量收割豆子还是烟草吧!选出适当的人选作为“农场经理”或“农场财务主管”至关重要。那么,怎样帮助社员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个最佳人选呢?如果他们犯了错误,怎样保证他们改正错误,而不是流于形式上“民主”管理农场,以至于每日空谈,事情却毫无进展?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目前我们在坦桑尼亚仅有的经验证实了农村领导人的重要性。很明显,领导人必须作风硬朗,还要态度谦逊。他们必须保证每个人的工作量相同——包括他们自己——同时他们要乐于在基本问题上采纳小组决定。例如,他们必须能使社员们信服地接受八小时工作制,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能够采纳小组的决定,规定八小时是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还能够对社员公平分工,实行岗位轮换——并且落实这些安排。

这就引出了我今天想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激励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社员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我们可以说领导人的工作是落实每个人的工作公平分工。但我们都不是天使,在一个公社里,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不是没有,这点我们都清楚! 何种组织或者何种规定下的利益分配制度,能够适用于一起建立起来的小组,能够保证其产生最高的效益呢? 因为,如果回报不分高低,很有可能有的社员只做最少的工作,而做事最好最快的工人付出最多,因此积极性大受打击。在理想化的世界里,他可能会耸耸肩,继续干活;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他也许会决定自己也偷懒!

那么,依赖每一位社员明白所有人都全心全意付出才有好处,就足够了吗? 依赖社会制裁来惩罚那些偷懒的人,用驱逐作为唯一和最终的手段,就足够了吗? 还是这些小组应该根据工作量,或者工时来制定某种分配制度呢? 如果你这么做了,是否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呢——这会不会导致社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呢? 如果你不这么做,是否放任社员中技术差的,或者干活偷懒的剥削他人呢? 但是回过头来,如果你赞成按劳分配,那些全力以赴地工作,却身患疾病、身体虚弱,或者残疾的人,该怎么办呢?

主席先生,这些只是我提出的一部分问题——有些问题也许其他发言者会提到……

……《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中列出的政策,指导的不是一个月、一年的工作,而是未来 10 年到 20 年的工作。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开始行动;理解目标的人越多,乐意加入的人越多,我们就越能早日取得伟大的胜利。

3 统一必须包容差异

1968年2月26日,在对西非进行国事访问时,尼雷尔总统在象牙海岸^①的宴会上做了一次演讲。演讲中他强调非洲统一必须包容非洲的多样性,主张统一问题要优先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有权利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有责任决定它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我们能够,也必须团结一致。

比如说,在坦桑尼亚,我们将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信仰。我们正致力于在传统地方自治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目前我们取得的进步我们感到很自豪,同时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只迈出了一小步。象牙海岸的政治哲学“在自由中进步”,是由总统先生您提出的。但是我们道路选择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我们两国之间势必会有敌意或者怀疑;我们不同的抉择也不会妨碍两国因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而开展的建设性合作。我们不同的理念也许会影响互惠互利的制度设定,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非洲兄弟的友谊,更不会让我们无视非洲团结的需要。坦桑尼亚和象牙海岸两国的关系,正如我们每个国家同其他非洲邻国的关系。

自由后的非洲由38个独立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倾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之间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上也有所不同,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那些反对这种制度划分的其他国家——之间也各有不同。我们现在建设的制度还会发展,这种差异还会扩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它。非洲要团结起来,因为非洲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尽管

^① 今科特迪瓦。——译校注

有着不同的理念和组织，却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和普遍的殖民经历。一味等待道路上或政治理念上的差异消失毫无用处，我们整个非洲首先要团结起来。差异是不会消失的。如果我们想要团结起来，就必须在统一进程中包容这些差异，允许它们存在，以这种方式，我们统一的进程才能完成。

显然，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还不能团结有序地凝聚在一起——至少起初是这样的。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国际合作是有困难的，即使是两个拥有相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的任务也不是没有完成的可能。我们要想通过合作来实现统一，或者是通过统一来达成合作，只需要接受三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自主选择他们的政治经济体系和制度的权利，因为所选择的政治经济体系和制度与人民息息相关。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制定安排非洲各民族间合作计划时必须认识到，我们当中谁也不可以只顾一己之私，罔顾他人利益，每一个人都必须考虑别人的需求和愿望。第三，我们都必须接受非洲的最高权威，各民族的手足情义和合作关系，要高于所有外部关系。

当然，这些促进统一的基本要求说起来很容易，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很容易引起争议和一些难题。但是只要我们能坚持，非洲就会进步，并且这一进步将会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

关于非洲统一运动，我还要强调一件事：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必采取敌对的态度。作为一个部落的一员并不自动意味着要敌视他所在的民族；作为非洲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并不妨碍他对非洲的忠诚，也不妨碍非洲统一的进程。同理，非洲统一运动并不是要敌视欧洲、亚洲或者美洲。任何个人都是众多团体中的一员：既是他所属宗族的一员，也是他所属部落的一员。现在，他是国家的公民，也通过非洲统一组织与其他非洲国家息息相关。他还是整个世界的一员。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与这些团体的关系，这种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所有这些团体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一个人对非洲的忠诚必然超越他与任何一个非非洲组织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敌视外部组织。就好像兄弟之间的忠诚超越了农村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敌视公社成员一样。同为一家人的兄弟们团结一致，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当他们要在外人和手足间做决断时，他们总是优先选择自己兄弟。一旦社会成员发生冲突时，兄弟们总会团结一致。而当发生家庭